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存疑卷八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徐元湘

易經存疑卷八

明 林希元 撰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伏羲六畫之卦名之曰巽蓋巽之義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故其名為巽重之又得巽故其名不易焉文王繫辭以為陰柔無立待陽而

立故占得此卦者如卦之以隂為主也則得小亨如卦之以隂從陽也則利有攸往從陽固利於往然必知所從方得其正故又為利見大人隨所處以為吉凶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巽之象為命令正以巽順而入必究乎下也上下二體皆巽是為重巽在命令則為申命也

以字當為字看若當以字看似乎用易與君子以申命行事一般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九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其志得行大人之象也初四二爻皆順乎剛得陽助也是以其占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小亨利有攸往本柔順乎剛利見大人本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五居上體之中中也以陽居陽正也又居五之君位故其志得行合此三者故有大人之象剛巽之巽本卦名中正以德言不以位言志

行則本乎位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居官治民施政行事必先舉欲施行之事被之命令以播告下民然後見之施行周禮孟春之月布法象魏今之官府張掛榜文是也欲行事而不先申命則下民不知上所欲為之意命申於未行事之先事行於既申命之後則命之入於民也深而事之行也無阻礙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以隂居下況又為巽之主故畢巽之過進退不果之象初六進退其資失之柔弱而不足於剛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剛柔得宜矣此補偏救過之道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言初六進退是其志疑懼而不果於有為也利武人之貞蓋濟以武人之貞則疑懼者變而果敢矣是其

志治也所謂利也

志治解利字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此爻最難看本義不甚明白小註蒙引俱無說今就本義求之九二以陽爻處陰位是失位也或是行事不如意又遇非其人因起疑謗所居在下位其地隔越其情又不能自達故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猒卑屈而二又居中本是君子非能過於卑屈者故聖

人教以自安之道謂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其情通於上為之上者感其誠察其言而諒其心得以自安矣吉而无咎也

此爻彷彿似樂毅伐齊下齊七十二城惟莒即墨不下此事不如意也不幸昭王没惠王素不喜毅人因而謗毅毅與惠王素不相得是居下也故其情無以自達於是自䰟與惠王書備道巳與先王相得之故不敢忘義背燕之意是用史巫紛若也

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須看亦字蓋不專重祭祀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道也

即本義居中意以其得中自不至已甚

九三頻巽吝

九三過剛不中既非能巽之資居下之上又有上人之勢本非能巽者然當巽之時則亦勉而巽焉但本非能巽之人而勉為卑巽之事故不能當而屢失屢

巽頻巽之象也夫執守不堅而得失互見可羞之道也故其占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其志窮極不能謙下故頻巽而致吝即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意與上六上窮也意同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則才弱无應則无援承乘皆剛是前後皆狂暴之人侵陵之患未免有之故有悔然以陰居陰處上

之下用柔能下是善處巳處人所謂君子敬而無失
與人恭而有禮也如此則所承乘之剛非獨不之侵
陵而反為之助矣故其悔可亡不但其悔可亡而又
因之有功故其占為田獲三品田獲三品亦卜田之
吉占朱子曰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
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
不必强穿鑿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此只就田獲上說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剛健中正其德本無不善然居巽體則茍且偷安之弊有不免焉以其性體剛健中正也故能起而變更之奮發於因循之中整頓於敗壞之餘夫然則一掃去日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是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凡事亦无不利如是則无初而有終矣

然其變更也必先庚三日丁寧於其變之前後庚三日揆度於其變之後以是而行則有審慎之意无茍且之弊故能盡其變更之善而得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位正中有其德也故能獲變更之善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九有陽剛之德只被居巽之極壞了故巽在牀下喪其資斧巽在牀下過於巽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

也占者如是雖巽所當巽而不為邪然過於卑巽必致自輕而取侮凶之道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傳曰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正乎凶言必凶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一隂進乎二陽之上如何為喜之見乎外葢隂本居

下今自下而進越居乎陽之上陰得乘陽非其所望是以喜也大傳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故兌之象為澤澤止水也坎象為水坎卦下一畫是陰變而為陽則為兌是坎水而塞其下流乃止水也故亦為澤象程傳兌說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是以致亨然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以利貞也　本義用彖傳意解愚按程傳之解更似潔淨方西樵先生約說用之不為無見然彖傳

本義之説似不可廢今宜兼用蒙引説易多有似此
者
文王繫兊之辭謂兊以説物本有亨道况此卦之體
二五二爻皆以剛而得中又有致亨之道故其占當
得亨通非道求説則為邪謟而有悔咎况此卦之體
三六二爻皆以柔而居外又有不正之嫌故占者利
於貞正兊亨之後不忘利貞之戒聖人之情可見矣
彖曰兊説也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

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而柔外若依蒙引剛中字輕則聖人用剛中二字虛了若依本義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貞則彖傳已遺了亨字剛中二字亦無所屬依愚見當依程傳說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依此說則說以利貞之意皆有所自彖傳剛中柔外四字俱不虛矣天理人心正

而已矣故説以利貞則順乎天而應乎人必言應人

者説道關乎人天人之理一故言人而并及天也

説以先民者有道以説之使民欣説相先以趨事而

不憚勞也葢好逸惡勞人情之常勞民之事本非民

所説若嘗不急之務如魯莊公築臺于郎于薛于杏

秦始皇築長城阿房以役民則民胥讒作慝矣惟大

事之不容已者如鑿池築城以防寇盜為臺為沼以

察氛祲時觀遊以是而役其民民必思夫上之興作

也事非得已下之趨事也職分當然皆欣歡悅樂相先以趨事而不憚難矣故曰說以先民孟子曰文王用民力為臺為沼而民反懽樂之此說以先民也即孟子以逸道使民之意

民忘其勞根源在說以先民上說以先民民既說之自忘其勞矣民若不說雖欲民忘勞不可得也

說以犯難者有道以說之使民欣歡勇往直前以犯難也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若好大喜功如秦皇漢

武北擊胡南擊越使數十萬生靈死於沙漠瘴癘則民驚懼離怨有不説者矣惟夫四夷交侵寇賊竊發戕賊我邦家殄害我生靈於是温詞正義褒賞激勸驅其民以防患禦寇民必思曰除暴止亂人君之道尊君親上庶民之職況上之使我本為民除害非欲殺我也皆欣歡而樂於効死矣故曰説以犯難即孟子以生道殺民之意民忘其死根源在説以犯難上民若不説雖欲民忘死不可得也民勸矣哉民勸即

是民忘其勞民忘其死此所以為説之大也説之大

是即上文而賛之

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講習者講而又講所謂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必以朋

友者以我之所見而資乎彼以彼之所見而資乎我

如兩澤相麗互相滋益也只是致知之事大學傳所

謂道學是也

初九和兊吉

以陽爻居説體其説也正不失之邪媚也處下則不失於上求无應則不失於私繫故為和悦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悦之以道而不失節是和悦也以和而悦外不失人内不失巳吉之道也

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疑碍也言無疑碍也即行無不得所以然者以居兊之初其説也正故行無所疑碍也

九二孚兊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隂為失其正不免有妄説之悔然有剛中之德是有誠心者也占者有孚而説有其誠心則誠能動物人無不説悔其可亡矣盖中重於正因中可以求正也

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信志只是誠心解孚兊

六三來兊凶

隂柔不中正妄説者也為兊之主又善悅人者上无

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則求非其類所謂未同而言者在已既失其道在人未必我應故凶

象曰來兊之凶位不當也

只是不中正

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欲從三則慮失五欲從五又慮失三於是籌度二者之間求其所從之人而未能有定故曰商兊未寧然九五中正

六三柔邪其為人既有邪正之分而九四陽剛是素能守正之人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直諒多聞之益而無便辟善柔之損矣故有喜象占如此其象如此其占亦如此與旅六四同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有慶是解喜字無便辟善柔之損而有直諒多聞之益是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據九五之德之時之位與其所比之人實有聽信小人之幾故繫辭聖人為之設戒曰孚于剥有厲是知吉凶無門惟人所召君天下者尤不可不謹也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正謂剛健中正當謂居尊位惟位正當故自恃其聰明富貴密近小人以為不能害已而一於聽信明皇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是也

上六引兊

上六成說之主卦之所以為兊者也況又以隂居說之極是善於為說也故為引兊是欲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者然不能必其從否故繫辭聖人於九五為之致戒於上六不言其吉凶

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貺之之詞夫與人同歸於善君子莫大之善也上六相引以為不善其道奚光哉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本義曰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看來以陰居陽難說得位三在内卦亦難說外上同六四力量終未大亦難濟渙朱子語類謂其說未穩雲峯謂上同於五是矣但謂三往居外卦之四亦非也依愚見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是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卦而上同九五以六居四是柔得位正也以是上同九五之中正四五同德也四五同德斯

足以濟渙矣故亨若以朱子卦變例只是二爻互換轉移無那隅驀兩爻底愚見在易卦亦有此例如解卦變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得中亦是兩爻隅驀解卦六自三往居四入坤體此卦變也二既往居四則二惟居其所亦自卦變得也渙卦九自三來居二而得中此卦變也三既來居二則四惟居其所而上同於五亦自卦變得也以彼釋此其說甚通况謂六四之柔得位而上同九五説濟渙亦甚相貼

似乎可從但本義已定語録雖謂未穩而未及更改無有敢張主者姑記于此以俟智者之自擇爾

九自三來居二而得中得所安也如劉備為曹操所攻奔荆州依劉表一時雖未能有為亦可以茍安是得中之意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如劉聰亂晉懷愍被害司馬睿先以懷帝之命出鎮江東聞愍帝之喪遂即帝位用王導周顗諸賢以圖興復彷彿得位乎外而上同之意渙亨是其渙可合也卦變有合渙之道

故其占得亨

王假有廟蒙渙孚來是祖考精神之渙也假廟所以合渙利涉大川當實事說不作濟難之象以本義有乘木之象也利貞總承不專就假廟涉川說濟渙之貞所該者廣假廟之貞孝敬而已涉川之貞能待而已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說見卦辭下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言王假有廟乃是王者在宗廟之中祭祀也此是解釋卦辭為王假有廟句含糊欠明故為此語以解之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此卦巽木在坎水之上是人乘木之象所以利涉而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享帝立廟皆所以合渙也享帝之合渙在於天人之

分殊立廟之合渙在於幽明之途異享帝則天人感通而渙合矣立廟則幽明感通而渙合矣

立廟與假廟不同假廟是祭祀時合渙立廟是平時合渙

吳草廬致慤亭說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也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藏之而不忍見其亡瘞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

也堊之日送體而往於墓堊之後迎神而返於家一旬之内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内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而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魄之聚不在是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初之陰柔其才不足以濟渙然九二在上有剛中之德初能順之故仗其力以

濟渙是用拯而得馬之壯也夫始渙而拯之為力既

易又有壯馬則渙可合而難可濟矣吉之道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言初六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即用拯

馬壯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是所處非其地宜有悔也然當渙之

時來而不窮則雖所處非其地而暫獲一時之安由

是可以圖將來之事是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為渙
奔而得其机占者得之而能如是其悔可亡如先主
帝室之胄中原無駐足之地而奔據巴蜀亦可悔矣
然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可以粗安而因之復興
漢室是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當危難之秋奔竄流離其志拳拳在於圖安九二渙
奔而得其机是得其所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私於巳三也志在濟時亦三也其象如何葢隂柔不中正者氣質之偏志在濟時者志操之大如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及入闗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謂其志不在小此可以觀六三之私與其志矣

六三能渙其躬則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而悔可亡居得陽位當作時位乃與隂柔不中正不相背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言其志在天下國家也志在天下國家則不復顧其

私矣所以能渙其躬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朋黨有二有在廷臣工各相朋結為黨如唐所謂牛

李之黨宋所謂洛黨朔黨者此一黨也有天下豪傑

各相朋結為黨如春秋戰國之時天下諸侯各為朋

黨以相侵伐漢唐之衰羣雄並起割據土宇而為黨

者此一黨也非有大才大位而心無偏繫不能渙其

羣六四居陰得正有其才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有其位矣下无應與無私繫矣有是三者故能天開日揭而廓清陰翳雷掃風驅而削平僭亂是謂渙其羣也如漢光武如唐太宗芟除羣盜趙普相宋太祖取蜀取江南可謂渙天下之羣矣而在朝之朋黨未有能渙之者渙有丘是即上文而賛之盖在朝之朋黨既散則公道合而為一天下之朋黨既散則天下合而為一故曰散小羣而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

丘若此信非常人之所可及故曰匪夷所思

六四以渙言羣者何也凡内外之朋皆起於人心渙散之時若當國家盛時安得有此哉觀於漢唐宋之季世可見矣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是解元吉程傳曰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有其德也五爲君之尊位有其位也

以是而當漁之時故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濟天下之漁夫天下之漁也常由於賦繁役重而民力竭刑苛法峻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蒼生無所告命而起怨嗟至于窮極則土崩瓦解而不可収拾矣故當濟漁之任者必漁新民之大命救濟之大政或輕其賦役或省其刑罰如漢高入關與民約法三章唐高祖代隋與民約法十二條是能漁其大號者又必發倉廩以濟民窮出府庫以周貧乏如武王伐商發鉅橋

之衆散鹿臺之財以周窮民及善人是散其王居者也如是則百姓悅服天下歸心天下之渙可合生民之難可濟矣是无咎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象傳是節孚須帶渙大號説言九五渙大號與王居而得无咎者由其正乎君人之位也苟無其位雖欲為而不可得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居渙極渙極則當合矣以陽居渙極則足以合渙矣故渙其血則去渙其逖則出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遠害只是解血去逖出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盈滿則流溢而出容受不得故曰其容有

限節之象也此節大象之意彖傳說以行險亦節之象不知本義何故不取豈以彖傳只用以釋卦辭耶陽多於陰是剛過於柔也剛過於柔則立已太峻人情不能堪用物太儉斯世不可行節之太過若節之窮也陰多於陽是柔過於剛也柔過於剛則放縱乎禮法之中而靡所拘檢放蕩於規矩之外而無所底止節之不及不節之嗟也卦體三陰三陽是剛柔中分不過於剛不過於柔既不立已太峻用物太儉而

至若節之窮亦不放蕩無拘流蕩莫止而至不節之嗟乃節之適中者也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此不節之嗟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此若節之凶也彖傳曰剛得中言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是得中也本義只曰二五皆陽不曰得中蓋只言二五則得中之意在其中矣剛柔分節之不偏剛得中亦節之中也但講時須有分别講剛柔分只當云不偏於

剛不偏於柔剛柔適均這裏似難用無過不及之意講得中方可用無過不及之意蓋天下之理不外一中加之錙銖則為太過減之錙銖則為不及皆非中也就節而言若太拘束是為太過非中也稍無拘束是為不及亦非中也若剛過於柔是為苦節即過乎中柔過於剛是為不節而不及乎中

節固自有亨道況此卦之體剛柔中分而二五之剛各得其中又節之善而當得亨者故其占當得亨通

夫節不外乎制行與用財二者而已制行有節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矣用財有節則不傷財不害民矣是亨也夫節固可得亨苦節而至於太過則其節為苦矣苦節則逆性情之正乖倫理之常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不可守以為常也

凡事得中則甘過中則苦調味用心制行莫不皆然甘則吉苦則窮所以苦節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說見卦辭下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言苦節不可貞者蓋節至於苦則逆性情之正乖倫理之常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矣故曰其道窮言其理必至於窮困也

此只據義理言於卦無取故本義曰又以理言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本義云又以卦德卦體言之是言節與亨之義也此

是總釋卦與辭本義雖分故不曰釋卦名辭只曰以卦德卦體言之說以行險節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之亨也當位以位言方與中正不相犯

言此卦之德下兊之德為說上坎之德為險以兊遇坎說以行險也夫說則喜進遇險則止是節之象也而此卦之體九五陽剛居尊當位以主節於上而所節者又得其中正是以可通行於天下此節之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之氣流行於兩間春極則轉而為夏夏極則轉而為秋秋極則轉而為冬稍過則止無少過差此天地之節也天地有節則春夏秋冬之四時於是乎成無節則無四時矣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聖人在上知財用不可無節也舉國家百費之常而酌以義理之中稽一年所入之數以為一年經用之數必使諸費不越乎中制所出不浮其所入隨立制度以為之節焉如是則經用有章其出有限府庫之

財不為之傷矣府庫之財不傷則不復取之於民以足用而民亦不為之害矣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傳數多寡也度法度也　愚謂數不出度之外數度謂多寡之法度也蓋法度之多寡皆有常數也

君子觀節之象以立節於天下也範圍百物以制其過斟酌多寡以為之法璣衡以齊七政土圭以測四

方九品任官九兩繫民貢賦征徭之差車服采章之
頒以至於權量之必審財用之必節大小輕重之際
不容以毫髮差高下文質之間不容以纖毫紊此制
數度以定萬用之限也至於人身之德行則商度可
否以適其宜裁量過不及以求其中三綱五常各盡
其道動容周旋必中乎禮仕止久速之惟時辭受取
與之合義自一身以及於萬事無衆寡無小大皆必
思之於心揆之於理不拂乎天不違乎人此則議德

行以嚴一身之限也

澤上有水易卦之節制數度議德行人事之節蓋人所以體乎易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節之初未可以行宜節而止初以陽剛得正居之則能節而止故其象為不出户庭占者如是吾見時止則止其道乃光知通知塞吾道不屈何咎之有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重在塞邊通是帶說蒙引曰在初九時則塞而未通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在初之上其時可行若非初九居節之初未可行也而失剛不正則暗於審時上无應與則无與為援故知節而不知通其象為不出門庭好從事而亟失時二之謂也其凶可知矣凶只在好從事而亟失時上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言失時之甚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隂柔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如用財則不能量入為出立身則不能謹言慎行是也占者如之吾見用財無節則財用為之傷立身無節則悔尤不能免其嗟必矣然事由已作過將誰歸无所歸咎也故象傳曰又誰咎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觀象

傳可見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之嗟乃自致爾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九五當位以節者也六四陰柔得正而承之則君作法於上臣守法於下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和順從容無所勉强言乎德行則謹身修行以臨其民而凡動容周旋皆中乎禮言乎數度則量入為出以節於用

以至車馬宫室皆不過其制是其節之出於自然而安於節者也夫凡事能節固當得亨况節之安者乎占者如之吾見聲為律身為度巍然百姓之具瞻左規矩右準繩卓乎一世之儀表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聲名以之而洋溢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福履於是乎永綏其亨為何如

亨與卦辭一般但此就大臣之節上説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主節於上而節之甘六四柔順得正而承其道

此所以安於節而無事乎勉强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當位以節而得中正節之甘也節之甘則不拂於古不戾於今合乎人情宜乎土俗如五味之甘可以適口也占者如是吾見推之四海而皆準行之萬世而無弊故曰吉往有尚即彖傳所謂通也往有尚即吉

中溪曰味之甘人所嗜也味之苦人所不嗜也九五甘於節而不苦於節故吉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此釋甘節之義言九五其象為甘節其占得吉者由其所居之位在上體之中也中則无不正矣即彖傳中正以通在爻為中正在節為甘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居節之極故為苦節雖正而不免於凶即卦辭苦節

不可貞之意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能亡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即彖傳其道窮意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者信之在中者也卦名中孚已有中字故本義只云孚者信也不及中孚以一卦言二陰在内四陽在外中虛之象也以二體言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中實

之象也就人事言心無私欲中虛也心皆天理中實也不是兩件事朱子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

雲峯受信本質之説俱未是

下説以應上下巽以順下上下交孚也亦爲孚義

豚魚吉利涉大川俱承中孚説來中孚至信也至信可以感豚魚故筮得中孚者能感豚魚則吉涉川貴於能待故筮得中孚者涉大川則利物之難感者莫

如豚魚若能感豚魚則吉矣舜之格有象有苗是能感豚魚也中孚之卦木在水上舟象也外實内虛亦舟象也故其利涉大川然本中孚來盖涉川貴於能待此卦中孚既能待又有此二義所以待也

利貞就中孚説盖中孚亦有不正者如胡雲峯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腑相示而遂背之是也故戒以利貞信及豚魚説得利貞涉川只能待便了説不得利貞　豚魚程傳作二物本義無

說蒙引似依程傳然謂豚是豚之稚者則可若豕人家喂養一呼即到又易感者難說難感補註河豚之說謬今定豚作稚豕魚作水中魚揚子江金山寺江中鼋魚僧人喂之熟一呼即至今人盆中養金魚與之飯食即至可見信及豚魚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

說見卦辭下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孚字兼上下說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上下交孚也如是則近者悅遠者來舉天下皆信之矣故曰乃化邦也說而巽就一國之民說化邦就天下說自近而遠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解豚魚吉言其信及於豚魚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乘木即本義木在澤上之象舟虛即本義外實內虛

之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以利貞則所信者天理之公也不正則流於人欲之私矣謂之天理可乎厚齋馮氏曰誠者天之道也孚之正則應乎天此天是在人之天不可説是在天之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至誠所感物無不受此風感水受所以為中孚之象

也議獄緩死則一念惻怛為民之意真有以入乎人心故曰中孚之意議獄緩死是獄囚當死矣猶慮有寃枉其間更加議讞而且緩其死庶幾得其寃枉而有可生處至求其生而不得然後致之刑是惻怛為民之意真有以入乎人心也故曰中孚之意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九當中孚之初未有所主也上應六四居陰得正是可信之人也故聖人戒占者言能度其可信而信

之則足為吾終身之所倚仗故吉若有他焉則失其所度之正非但彼之心不樂乎我而吾所信之人亦不足為吾之倚仗是不得其所安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此與閑有家志未變畧相似為中孚之初初志未變故能度可信而信之若其志已變則有所偏繫不復能度信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以陽居陰九五在上與之為應其象為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所以然者蓋二以中孚之實而感乎五五以中孚之實而應乎二在二固願感乎五在五亦願應乎二兩箇中心都愛猶我有好爵吾與爾俱靡之所以鳴鶴子和相應如此也四句兩象上二句就鶴上取象下二句就好上取象下一義是上一義之所以然處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言鳴鶴在陰而其子和之本皆其中心之所願也即語録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之意即本義亦以中孚之實應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陰柔不中正則性質无常居説之極則又無節而反其常與上九信之窮者相應則知信而不知變不足為吾之倚賴以我之無常應彼之不通故不能自主

靡所定執或鼓而起或罷而止而作止之无常或泣而悲或歌而樂而哀樂之无常所為如此雖不言凶凶可知矣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此只就本爻說遺了上應上九意蓋上九雖不足倚仗使三能自立亦不至作止哀樂之无常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為臣象六四居陰得正臣德之盛也位近於君臣

位之盛所謂寵絶百僚故為月幾望之象初九與已為正應是其匹偶也夫位極人臣則趨附者衆自非匪躬徇國之臣鮮不昵於私交而没公道者矣六四居陰得正故能絶其朋黨而一心於事上故其象又為馬匹亡夫人臣之義無私交占者能如四之馬匹亡則得人臣公爾忘私之義而无咎矣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言絶其朋類而上從於五也可謂匪躬之臣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中孚之實為中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德相信是其孚信之兩相攣固者也占者如是則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明良喜起之歌在於是矣何咎之有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正以德言即剛健中正也當以位言即居尊位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其不能登也必矣天下事

有義理可為而時勢不足以付之不可復信也乃固執以為可信而必欲有為亦猶翰音非登天之物而登天也其不能濟必矣夫信非所信雖正理所在然終不能濟故不免於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言終必敗也蒙引曰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此卦辭最難看蒙引尚未得其說愚反覆求之似得其旨觀者詳焉蒙引曰本義既過於陽可以亨矣蓋以義而言陰固不可過陽以勢而言則既過於陽亦可以亨但以其有妨於義也故隨戒以利貞據此是以陰陽為君子小人以小過亨為小人過君子而亨以利貞為戒是戒小人不可過於陽理似乎未通蓋

易中無為小人謀者今曰小人過而亨非為小人謀乎且曰利貞即下文可小事及大象行過乎恭等之意今謂戒小人之不可過陽則小人之不可過於陽處豈在於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耶依愚見所謂小過不當以人類言當以事類言大象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觀大象本義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又曰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其意可

見矣蓋曰小過亨者小事過而亨也曰利貞申戒占者之辭即小者過也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又是申利貞之意亦即小者過也此卦辭與坤卦辭畧相似

卦辭意謂此卦四陰在内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則收斂退縮之意多開張奮發之意少在已不失其能守凡事得遂其所求是固當得亨矣然小過時也占者必守其貞斯利矣何也此卦之體二五二

爻皆以柔而得中三四二爻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有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象也又卦體内實外虚有飛鳥之象故占者可小事不可大事若過飛鳥遺之音則不宜上宜下而大吉是皆守正之利也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大事也不可也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小事也可也如行過乎傲喪過乎易用過乎奢上也不宜也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下也宜也

飛鳥遺之音本義曰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此與中孚豚魚不同中孚以德之感應言小過以占之應驗言如今六壬卦八門遁多以應驗占得此意也

本義曰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觀此則宜下不可大事當有分別大象本義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而不可大事之意可過於小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即宜小之意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小者過釋卦名加一而字亨之意昭然矣猶遯亨曰

遯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小者之過時當然也故曰與時行天下自有這等時

節在此卦陰多於陽是小過之時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此亦可解不可大事彖傳不然者無亦以不可大事

於剛失位不中其意為尤顯與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剛指九三九四三四之剛皆失其位而又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想連小事亦不可但聖人不言爾

本義以三四為不中以九居四為失位明矣以九居三為失位未詳其旨蒙引曰卦惟二陽然下體之陽不居二而居三上體之陽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蓋以此位為勢位也其説似通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善

虧故不可大事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內實如鳥之身外虛如鳥之舒翼以飛故本義曰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

飛鳥之象就卦體取飛鳥遺之音又自飛鳥之象取

蓋卦有此象臨占之時必有此應驗乃與卦合也言卦有飛鳥之象故占者若遇飛鳥遺音之應則不宜

上宜下而大吉葢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有宜下之象占者必有其應則宜下而吉也所以然者葢時當小過於下為順於上為逆上逆下順故宜下而大吉也飛鳥遺之音是就卦體取上逆下順是以事理斷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從地出則其聲大雷在山上其聲不下故曰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三句皆小事之過卦辭亨利貞可

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皆是此理三者之過小者之過蓋曰行曰喪曰用皆小事也可過於小不可過於大言行可過乎恭過乎傲不可也喪可過乎哀過乎易不可也用可過乎儉過乎奢不可也可以小過而不可以大過言行過乎恭足恭不可也喪過乎哀哀之過而至於喪明不可也用過乎儉儉之過而至於豚肩不掩豆不可也

初六飛鳥以凶

飛鳥遺音其聲下而不上此爻只取飛鳥不取遺音

鳥之飛上而不下故曰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則性躁不能固守以是而上應九四則志在從上恃勢自高而無屈身下已之意又居過時只管過極而無反已自省之功是上而不下者故其象為飛鳥而其占凶初六與大象正相反行只管傲喪只管易用只管奢以是而行焉不取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言不可救藥也即自作孽不可活意如何者救解之意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故在小過之時過而不過祖妣君臣皆是象　六二柔順中正德之盛也以是而當小過之時故能過而不過聖人就其進不進上說道理言

六二當小過之時不能無過然其德柔順中正雖過而不過焉何也二與五相應三四非其正應也三四

是陽祖之象也六五是陰妣之象也使其進而求過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祖而反遇其妣也在人事是處强盛之勢而無凌逼之失過而不過也如止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其君遇其臣也在人事是無凌逼之嫌守恭順之節亦過而不過也進不進皆過而不過故其占无咎

過三四如何便遇六五蓋五其相應之位也進遇六五不進則不及六五矣不及六五則自守其分而已

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既曰祖妣又曰君臣者二五君臣之位二之所處者臣道也過三四而遇六五過而不過是也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其過安在此自卦名來六爻當小過之時皆有過也不及其君遇其臣則不過矣是亦過而不過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與上過其祖遇其妣文對而意不對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言所以不及其君者以臣不可過其君也夫君臣之

義與天地並毫髪之際不容僭差人臣而過其君不忠之大也其可乎此言君臣之義不粘爻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本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此即大象行過乎恭等之意與程傳陰過陽失位之義不同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明其當過防也而九三不能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從或戕之所以取敗天下之事固有然者而予實身遭其禍始知聖人作易真人

事龜鑑先儒謂為人臣子不可不知春秋愚亦謂為人臣子不可不知易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與初六象傳同言不可救藥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弗過遇之要只是无咎之意本義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即上以剛處柔過乎恭之意程傳曰往去柔而以剛進也故有厲而當戒又恐其一切用柔而不知

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蒙引說好

在遇之處截上是因其處而善之也下是原其所性而戒之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本義以剛處柔為過乎恭正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今曰位不當似與弗過於剛之意相反矣故本義謂爻象未明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陰居尊才不稱其位也又當陰過之時過於恭讓也故不能有為其象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六二在下居相應之位然兩爻皆陰理无相應互見自已不能有為而往求二以共濟又為公弋取彼在穴之象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也

六五一爻不見有過高之義只是兩陰不能有為爾蒙引以陰居尊為太高而過似覺牽強葢欲牽合象傳本義太高之意爾依愚見象傳密雲不雨已上也

只是就密雲解如小畜密雲不雨上往也例意本義以太高解之似未得其旨當依程傳為是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總是陰不能成大之意也程傳陰已在上言陽不降而陰進已在上也

原來陽氣下降陰氣上升遇陽壓下陰氣上往不得則下沛而為雨陽氣不下降陰氣只管上往則不成

雨小過之時陰多於陽陽氣不下降故陰氣只管上升而不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弗遇過之是弗合常理而過其常理飛鳥離之是象凶是占災眚正是凶上六陰柔則性躁居動體又居其上好動之極也以一卦言又為陰過之極亦過之極也故曰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

弗遇過之如用奢行傲之類

象曰弗過過之已亢也

即本義過之已高而甚遠之義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坎水在上離火在下水得火而成烹飪之功火得水而功有所施是各得其用也水火相交各得其用而事所由以濟故曰既濟六爻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則陰居陰陽居陽各得其正天下之事所由

以濟也故亦為既濟之象

既濟之時法度皆已修舉而將至於廢壊教化皆已大行而將至於陵夷天下已治將至於亂故不得大亨僅得小亨小亨者小事之亨

如婚媾祭祀起居飲食無關於治亂之數者猶可以亨若禮樂刑政教化之屬關於治亂之故者不亨也若此者初吉終亂故也利貞者尊賢使能修政明刑放鄭聲遠佞人罔失法度罔淫于逸罔遊于田儆戒

無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也亦以初吉終亂

故也故終之曰初吉終亂

卦辭若曰時當既濟不得大亨而僅得小亨又利於

貞正所以然者治亂安危相爲倚伏時乎既濟其初

雖吉而終必亂矣所以小亨而又利貞本義解利貞

只據理說不用彖傳意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小者亨小事亨也如所謂婚媾祭祀起居飲食無關

於治亂之數者是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九九三九五皆以陽居陽是剛得其正而位當也

六二六四上六皆以陰居陰是柔得其正而位當也

剛得其正而位當者有剛善無剛惡所謂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是也柔得其正而位當者有柔善無柔惡所謂為慈為順為巽是也

初吉柔得中也

柔得中不過於柔也必能保其常故吉彖傳不取九五之陽剛而取六二之陰柔毋亦以九五在上已過乎中六二在下始得其時爾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終止二字最有意思言於終而有止心所以致亂此其理當困窮也唐玄宗開元之治可謂盛矣而逸欲旋生卒致天寶之亂此其驗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時當既濟患所必有也不思其患而豫為之備則患立至矣故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髙祖寡命此防患之大者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九只就初上説道理於爻義無取

初九在既濟之初猶未至於亂正可戒謹之時也故聖人為之設戒曰當既濟者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其心凛凛然將進而未進將行而未行若

車將進而曳其輪狐將濟而濡其尾若然則身安而國家可保无咎之道也

曳其輪濡其尾是謹戒之象亦是自曳其輪自濡其尾故无咎若不出於已而曳輪濡尾則有咎矣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合此義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言當既濟而能戒謹理當得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不可謂無所遇矣不幸而當既濟之時君人者狃治安而忽於任賢故二雖有用世之才竟擯棄而不見用婦喪其茀之象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雖不行於今將必行於後矣故爲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惟其中道故勿逐七日得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故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而用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此爻是實象如箕子之明夷一般三年克之言一時未可責以成功也是戒占之意以高宗之盛伐一鬼方猶必三年然後克然則人之於征伐其可不慎哉用小人必至荼毒生民如宋王全斌輩之伐蜀是也故戒以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必三年然後克其勞師費財亦甚矣故曰憊也言疲倦也豈可已而故不已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當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慎之至也故能豫備而戒懼如舟之破漏而繻濕則有衣袽以塞之此先為備也終日戒承上言衣袽之備至於終日猶不懈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常恐禍患之至此四之所疑也故繻衣袽終日戒以防備之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為陽西為陰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故其象為東鄰殺牛反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即本義當文王與紂之事一句觀之亦可見爻辭是周公繫若是文王不應自言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夫子解爻義言天下之事所貴者時東鄰雖殺牛要不如西鄰之得時也故實受其福隨解實受其福

曰吉大來葢盛稱六二之得時益以見失時之不可有為爾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終亂之時也險體之上危險之甚也使陽剛之才處此猶覺其難況上以隂處之乎故為狐涉水而濡其首則終不能濟矣厲是戒占之辭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言終喪亡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水火相為用如以烹飪言火以烹水而飲食之物出焉水得火而成功火得水而功有所施是水火之交各得其用也坎水在下離火在上則水不得火而無功火不得水而功亦無所施烹飪之功不可成矣故曰水火不交不相為用

天下之事必同心協力始克有濟水火不交不相為

用則不同心協力矣事焉攸濟貞固足以幹事六爻皆失其位是失其正矣事焉攸立故其卦為未濟水火之交不但烹飪之水火人身亦有水火但此人事只當世道說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若如小狐幾濟而濡其尾則猶未濟也故无攸利亨占辭也小狐汔濟以下戒占之意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六五柔得中則能小心慎密以圖事幾而未濟者以

濟矣故亨本義不以六五解亨義乃知彖傳柔得中

特亨之一義爾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言未出乎水中也是未能濟意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不續終是對汔濟言謂始焉汔濟終也不濟是雖有

其始不續其終也只是解濡其首无攸利蒙引不能

慎終如始之説似太深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蒙引曰分明是說始雖不濟終必濟也

六爻初三五皆以柔居剛二四上皆以剛居柔雖不當位而為未濟然初柔與四剛相應二剛與五柔相應三柔與六剛相應剛柔相應相交為用則終於濟矣如衛靈公無道宜喪也而三賢為之用亦可以無喪唐代宗之昏暗宜不能濟大事也李晟郭子儀為之用亦可以戡亂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君子慎辨夫物之異使之各居其方所以體易也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異倫使之各盡其道辨趙錢孫李周吳鄭王之異姓使之各認其族辨公卿大夫之異爵使之各居其位辨農工商賈之異事使之各修其業辨日月星辰之躔度次舍分至啓閉之氣候早晚而定四時辨東西南北之異宜而分九州以至中國居內夷狄居外驅虎

豹犀象而遠之驅蛇龍而放之菹似此之類不能悉數皆慎辨物居方之事也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不相混雜也辨物居方辨其異使各居其所亦不相混也水火異物各居其所者天地之辨物居方君子以辨物居方王者承天意以從事贊天地之化育也

此題與未濟不甚貼說得相貼時又不通了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則无能濟之才居下則無可振之勢當未濟之初又非可進之時以是才是勢而當是時則不能有濟如狐涉水而濡其尾吝之道也占者如是亦可羞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本義以九二應六五似不見得陵逼之嫌令人說作有陵逼之嫌者葢因曳其輪貞吉之句爾何也以二應五若無所嫌則聖人當許其進必無曳輪之戒矣

今有曳輪之戒故知其應五處有陵逼之嫌而聖人因之致戒也

言以九二應六五有君臣之分然二剛五柔陵逼之嫌有不免者矣幸其居柔得中而不純任乎剛故能以理自裁自止而不使為曳其輪之象九二如此得為臣之正也占者能如二之貞則亦吉矣吉能保其祿位而無傾覆之禍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曳其輪二之正也由其得中故能行正程傳中重於正中無不正正不必中是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陰柔不中正才德俱劣也居未濟之時不足以濟故其占征凶然以六三之柔乘九二之剛以虚乘實有舟楫之象居坎體之上將出乎坎水有濟川之象故其占為利涉大川

此爻最難看既曰征凶又曰利涉大川前後相反矣

今為之說以征凶為濟事之占涉川為濟水之占於本義可以水浮不可陸走之說亦無不通劉氏蒙引俱云當作不利涉大川覺未是果如其說既曰未濟征凶則涉川亦在其中矣乃獨别起說何也且於不可陸走之說亦不通本義不曰將出乎險而曰將出乎坎可見其為涉水之象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只是陰柔不中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爻最難看今人多以變化氣質爲說然易爲人事之占自來無有此說者看來當就治道上說九四以陽居陰不正或所爲乖其方或所遇非其時故不免有悔如太戊當商道之衰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是以陽居陰不正而有悔也太戊問於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法明養老之政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

年逹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是亦能勉而貞則吉而悔亡震用伐鬼方賞于大國也

又如越王句踐兵敗於會稽是亦以陽居隂不正有悔也句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身請為臣妻請為妾吳許之句踐退而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滅吳亦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之義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當不中有悔之時其志未始不欲得吉而亡其悔也

貞吉悔亡則其志得遂矣故曰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而非正是存之於心而施之事未免有不正也然為文明之主賦性聰明既有悔悟自新之美居中應剛虛心下賢又有開道啓益之助故能舍惡趨善存心行事能得其正若然則君德脩治道成而吉於是乎在矣故无悔然以文明虛中之德而得賢之助豈但貞吉而已哉將見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皆

其實德之流行初非聲音笑貌以偽為於外是為君子之光有孚也若然則君德極其盛治道極其成吉而又吉也爻辭純是占象在占中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本義云暉者光之散須看光是如何光之散又是如何大抵就其體統言則曰光就其散殊言則曰暉非有二也禮樂文章昭布乎宇宙皆暉之所在實光之散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居未濟之極其時將濟以剛明居之其才又足以濟故不待有所作為惟誠心自信飲酒自樂以俟天命之至則未濟以濟矣故无咎然當有節不可縱樂而忘反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占者當以為戒也即本義自信自養觀之有孚于飲酒是二意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所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易經存疑卷八